



# 衡量社会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数

文 / 黄玮婷 章贵军

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生活状况,对政府的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要求也越来越高。认为创造 GDP 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的传统观点不再被广大百姓认可,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会考虑环境因素和自身心理感受。人们生活幸福不幸福,社会和谐不和谐,经济发展质量高不高,到底谁说了算?出于对上述问题的回答,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机构开始研究衡量社会经济发展质量状况的指数。总的说来,这些指数主要有三类:强调环境问题的绿色指数,强调社会和谐、人们心理主观感受的幸福指数和强调社会全面发展的综合发展指数。

## 一、绿色指数指标体系研究现状

当前,随着全球环境问题和气候问题日益受到民众关注,对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指数进行探索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也越来越多。纵观各项研究成果,虽然与绿色发展指数相关的研究很多,但目前还没有研究机构或学者提出明确的绿色发展指数概念。由于研究内容的不同,所处地域环境不同,研究对象不同,国内外学者对绿色指数的见解也不同。国外学者眼中的“绿色”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经济生活的“绿色”,二是强调生态和资源的“绿色”。强

调人们经济生活的“绿色”发展相关的指数指标测度体系有:绿色 GDP、福利指标、扩展的财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与加拿大的 Globe Scan 公司 2008 年合作发起的关于消费者环境相关的“绿色指数”等;强调生态和资源的“绿色”发展相关的指数指标测度体系有:B.Hall 和 M.L. Kerr 开发的绿色指标体系、耶鲁大学环境法与政策中心联合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中心开发的环境可持续性指标体系以及美国加州政府公布的绿色创新指数等。

国内专家学者看“绿色”的视野似乎更为广阔。目前,国内学者关于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构造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三个关系:人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关系、人与人的协调关系及人与经济的协调关系。学者牛文元认为绿色发展应该贯穿两条主线:一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二是把握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在这两条“主线”的指导下,中国科学院 2010 年 7 月 28 日在北京发布了《中国科学发展报告 2010》,这一报告的主题是绿色发展,以“科学发展动力、科学发展质量、科学发展公平”三个方面为主体,构建了包括“总体层、系统层、状态层、变量层、要素层”五个等级的科学发展指标体系,并以此对中国大陆地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科学发展总水平进行测评。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西南财经大学绿色经济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联合主办的“《2010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省际比较》发布暨绿色经济理论研讨会”正式发布了中国大陆地区 30 个省(区、市)的绿色发展指数。绿色发展指数指标体系由“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度”三部分构成,分别反映经济增长中生产效率和资源使用效率、资源与生态保护及污染排放情况、政府在绿色发展方面的投资、管理和治理情况等。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赵彦云的绿色经济测度体系则从低碳角度强调人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他认为我国绿色经济测度体系的整个框架应按照三级体系设计,分 5 个要素,下设 15 个子要素。赵彦云的指标体系是以节能减排为主,一方面考量的是节能的技术和效率,再则考察的是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治安等问题。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他们构造的绿色指数指标体系倾向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倾向于生态环境的维护,倾向于健康生态环境。对于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构造的绿色指数指标体系考虑更多的是生态环境的承受情况,考虑政府未来对环保的支持力度。

## 二、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研究现状

相对于绿色指数指标体系而言,关于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和研究的国外学者相对较少。幸福指数(Happiness index)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他为幸福给出了一个计算公式,即幸福=效用/欲望。由于效用和欲望定义的含糊性,于是,就概念和定义上说,“幸福”相对“绿色”更为宽泛,因此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造和研究所包含的内容也“一言难尽”。学者凡霍芬(Veenhoven)认为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目前生活总体质量进行评价的全面肯定程度。由于人们生活的内容包罗万象,不仅包括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还有工作学习,言谈举止等,可见幸福的概念有点“无边无际”。我国学者李想,李秉龙在总结和比较各类幸福概念后认为,作为个人的主观感受,幸福的内涵非常复杂。而学者大卫·布兰奇劳尔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建立的幸福模型设定了幸福指数是个人实际的效用或福利、实际收入、亲情及与个人相关的特性的函数。这个函数乍看起来形式简单,其实并不容易驾驭,实际收入数据可得性强,但个人福利及亲情等指标就不那么容易界定了。

国内学者郑方辉认为幸福指数的度量应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考虑,狭义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可由幸福感和满意度两个维度来构建,广义的幸福指数评价的指标体系结合各地科学发展观考评的指标构建。郑方辉设计了包括个人与家庭因素、社会因素、自然因素、政府因素和其他因素五项一级指标和20项二级指标在内的评价体系。学者黎昕、赖扬恩、谭敏对于幸福又是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幸福不仅应反映物质生活方面的情况,而且还涵盖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等领域,体现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物质丰裕、精神充实、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生态舒适等幸福感的迫切需要。黎昕、赖扬恩、谭敏构建了包括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家庭状况、职业状况、社会状况和环境

条件六个方面为一级指标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2011年广东省统计局主持并构建了包括就业和收入、教育和文化、医疗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消费和住房、公用设施、社会安全、社会服务、权益保障和人居环境十个一级客观指标及个人发展、生活质量、精神生活、社会环境、社会公平、政府服务和生态环境七个主观一级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

除了幸福概念定义难以明确外,纵观国际、国内学者或研究机构构建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可谓五花八门,不说统一的指数指标体系,就连类似也很难保证。因此,幸福不幸福?幸福指数很难说了算。那么幸福到底谁说了算?有学者说这个应该是老百姓自己说了算才算。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幸福指数的计算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the World Values Survey, WVS)公布的幸福指数(Happiness Index)。这一指数是通过对被访者调查结果进行处理后得出的。所问问题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把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你是:非常幸福,十分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为了了解老百姓生活是否幸福,中央电视台做了个专访节目,对所调查对象只有一个问题:“你幸福吗?”从罗纳德·英格哈特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 三、综合指数指标体系研究现状

研究和构建衡量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指数的工作近年来也在逐步开展。如学者孟东方、朱勋春、龚丽、黄意武等人组成的课题组从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和谐度和幸福度五个方面构建了一个科学发展指数。再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评价中心构建了以健康指数(包括出生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每万人平均病床数),教育指数(包括成人文盲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例),生活水平指数(包括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人均GDP、城乡居民年人均消费比、城镇

居民恩格尔系数),社会环境指数(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人均道路面积、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省会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并好于二级的天数、人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为一级指数的中国发展指数。中国统计学会构建的综合发展指数,该指数指标体系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科技创新、公众评价为一级指标构建了该发展指数。显然,综合指数相比其他各类专门指数而言,其指标体系所含内容要丰富得多。比较分析上述各类综合指数,不难发现这些指标体系包含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经济、教育、医疗卫生、道路交通、环境保护等,确实实实在在地体现了“综合”二字。

还有一类虽饱受争议,但也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指数,即人文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发表了一份《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提出了“人文发展”的概念,指出人文发展状况反映人们健康长寿、受教育机会、生活水平、生存环境和自由程度等指标的综合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人文发展指数由三个指标构成: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DP的对数。这三个指标分别反映了人的长寿水平、知识水平和生活水平。显然,相对很多指数而言,人文发展指数公认的优点是数据易获得、计算相对容易和便于比较;缺点是指标体系所含内容较为片面,没有全面反映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并且人文发展指数数值容易受到极大值或极小值的影响。虽然存在一系列不足,但人文发展指数仍被大众普遍采纳。学者李红研究认为HDI的最大的优点是揭示了这个时代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涵括了发展的很多其他重要方面,虽然现在的收入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高收入国家的HDI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HDI贬低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近年来,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质量指标体系正在建立和完善。



# 三十年统计人生无悔

文 / 方小平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从中专学校毕业,留着平头,带着青涩,忐忑地来到了抚顺市统计局。每天进出有警卫站岗、挂着“市人民政府”耀眼牌子的大门,在机关大楼里上班,对一个从小在山沟里长大又刚刚走出校门的我,真像跳出了井底的青蛙,见到了世面;也如变成了凤凰的乌鸦,

自豪、庆幸,诚惶诚恐,其中,也有些飘飘然。

我被分配在筹建中的“城市抽样调查队”物价科,成了一名统计人。

统计,让我喜,让我忧。我曾为进入统计调查机关感到幸福和自豪,也曾经为自己每天都要写写算算且注定一生都是平平淡淡而恐惧、懊恼和

沮丧。

斗转星移,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我从一个青涩懵懂的少年,变成“知天命”的“长者”。对镜自赏,皱纹已悄悄爬上额头,白发也长满双鬓。不知不觉间,青春已从身边悄然离去。二十到五十,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人一辈子唯一

中国科学院发布《中国科学发展报告 2011》及《中国科学发展报告 2012》(以下均称报告),与 2010 年报告强调“绿色”不同,2011、2012 年《报告》着重谈的是“质量”,并系统介绍了 GDP 的产生历史、应用现状、优势与局限以及世界各国对 GDP 的评价,并构建了以经济质量、社会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管理质量为一二级指标的评价 GDP 质量的指标体系。牛文元主持编撰的《报告》自发布以来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如今人们关注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总量,更看重经济发展的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我们应在建立评价社会发展指数过程中,要关注结构优化、民生改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内容,弱化经济增长速度等反映经济总量的内

容。鉴于此,在后续指数体系的构建和研究中我们应该响应中央政府号召、顺应时代潮流,更多地关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等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本质内容。□□

参考文献:

- [1] 赵彦云,林寅,陈昊.发达国家建立绿色经济发展测度体系的经验及借鉴[J].经济纵横,2011(1).
- [2] 李晓西,潘建成.中国绿色发展指数的编制—《2010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省际比较》内容简述[J].经济研究参考,2011(2).
- [3] 李红.谈人文发展指数的理论评价与应用[J].经济问题,2007(5).
- [4]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评价中心.中国发展指数的编制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2).
- [5] 黎昕,赖扬恩,谭敏.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J].东南学术,2011(5).
- [6] 孟东方,朱勋春,龚丽,黄意武.科学发

展指数评估体系的构建及其现实应用[J].改革,2009(11).

[7]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课题组.中国民生发展指数总体设计框架[J].改革,2011(9).

[8] 郑方辉.幸福指数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学术研究,2011(6).

[9] 田辉,孙剑平,朱英明.东部六省市可持续发展状况—基于人文发展指数(HDI)的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7(16).

[10] Veenhoven R. Conditions of Happiness [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1984.

[11] Easterlin R A.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5(27).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